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騙烈婦 狄巡撫妙計遭公差

卻說馬榮見懷義同眾人忽然不見，知是下入地窖，見四下無人，當即走出來，與喬太並在一處，側耳細聽。但聽道婆到了裏面說道：「王家娘子，還在這裏麼？我看你們這些人，為什不打盆面水來，快為娘子淨面？就是想娘子在此，也該殷勤些，令人心下舒服。常言道，不怕千金體，三個小殷勤。人心是肉做的，她看你這溫柔苦求，自然生那憐愛的心了，而況懷義有這樣品貌，這樣人物，還有這樣聲勢富貴，旁人還想不到呢。目下雖是個和尚，可知這個和尚，不比等閒，連武后也是來往的，王公大臣，哪個不來恭維？只要武則天一道旨意，頃刻便官極品，那時做了正夫人，豈不是人間少有，天上無雙。到那時我們求夫人讓兩夜，賞我們沾點光，恐也不肯了。總是你們不會勸說。你看哭得這可憐樣子，把我們這一位都疼痛死了。你們快去，取盆水來，好讓我為娘子揩臉。凡事總不出情理二字，你情到理到，她看看這好處，豈有不情願之理？」正說之間，忽聽鈴聲一響，馬榮兩人吃了一驚，趕著用了個蝴蝶穿花勢，躡至竹園裏面隱身。向原處一望，早有兩個人來，捧著一個磁盆，向東而去。馬榮道：「你聽虔婆這張利口，說得如此溫柔，想必取水之後，便要動手了，你我索性在此聽個明白。」兩人在私下議論。未有一會工夫，那人已取了水來，依然鈴聲響動，入內而去。馬榮復又出來，但聽道婆又道：「娘子且清淨面，即便要去，如此夜深，也不好出廟，我們再為商議。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，娘子既來此地，就是此時出去，也未必有乾淨名聲，若是清潔，最好不來。現在至此，你想懷義的事情，誰不知道？那時落個壞名，同誰辯白？我看不如成了好事，兩人皆有益處。這樣一塊美玉似的人，還不情願，尚要想誰？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昨日進來，羞搭搭的不好意思，故此說了幾句滿話，現在又轉臉不過來，其實心下早經動情了。只總是懷義不好，不能體察人的意思，我來代你收拾好，讓你兩人親熱親熱的在一處。」說著好像上前去代她揩臉解衣的神情。

馬榮正是怒氣填胸，只聽得「光」一聲，打了一個巴掌，一個高聲罵道：「你這賤貨，當著我是誰，敢用這派花言巧語？可知我乃金玉之體，松柏之姿，怎比得你這蠅蛆逐臭的爛物！今日既為他困在此地，拼作一死，到陰曹地府，同他在閻王前算帳。若想苟且，也是夢話。他雖是武則天來往，可知國家也有個興敗！何況這禿斯罪不容誅，等到惡貫滿盈，那時也要碎骨粉身，以暴此惡！你這賤貨，若再動手，先與你拚了死活。打量我不知你的事情？半夜三更，亂入僧寺，你也不怕羞煞！」喬太向馬榮耳邊說道：「這個女子，實是貞烈，若果這虔婆與懷義硬行，也只好冒險的前去了。」馬榮道：「怕的懷義到別處去了，這半時不聞他言語。且再聽一會，看是如何。」喬太只得將腰刀拔出，專候廝殺。

誰知虔婆被她這一頓痛罵，並不動氣，反哈哈笑道：「娘子你也太古怪了，我說的是好話，反將我罵這一頓。我就不叨手，看你這要死不死，要活不活的樣子，幾時是了。我且出去，免得你生氣。」說罷向眾人道：「你們在此看守，我去回信。遙想禿驢，不知怎樣急法呢！」當時又聽鈴聲一響。馬榮兩人疑惑裏面有人出來，復又隱入竹內，誰知聽了一會，並不見有動靜。馬榮道：「這下面地方，想必寬大。方才懷義下去，不聽他的言語，此時鈴聲一響，虔婆又不出來，想是另有道路，到別處去了。你我此時，且到後面尋覓一番，看那裏有什麼所在。現已打四更了，去後也可回城通報。你我兩人在此，雖知其事，終於無益。」二人言定，由竹園內穿出院牆上廳房，向後而去。但見瓦屋重重，四面八方，皆有圍牆護著，欲想尋個門路，也是登天向日之難。看了一會，知是他的暗室，當時只得出來，躡過護河，向城內而去。

到了衙前，卻巧天色已亮，自己吃了飲食，正值狄公起身，當即到了書房，狄公問道：「汝等去了一夜，可曾訪出什麼？」馬榮道：「大人聽了此事，也要氣煞！世上有這等事件，豈非是君不成君，臣不成臣。」當時兩人便把白馬寺的話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狄公自是氣不可遏，忙道：「今夜汝等可如此如此，先將這老虔婆殺死，本院一面命陶乾前去，將王家的原主喚來，本院自有章程。」馬榮領命出來。登時狄公將陶乾喊進，又將剛才的話，訴說了一番，命他立刻出城，如此如此。

陶乾當時出了衙門，飛馬向城外而來，一路問了鄉人，約至辰牌之後，已到了王員外莊上。趕緊下馬，在樹上掛好，自己走到莊前，是有四五個莊丁，在那裏交頭接耳，不知說什麼東西。陶乾上前問道：「你這莊可是姓王？你且進去通報一聲，說是有個陶乾，特由城內而來，同他有機密商議。從速前去，遲則誤事矣。」

卻說那些莊丁，見他是公門中打扮，不知是好是歹，乃說：「天差到此，雖是正事，可巧我主人現臥病在床不要見客，且請改日來罷。」陶乾知他是推倭，乃道：「你主人的病由，我是知道的，若能見我，不但可以治病，而且可以伸冤。這句話，你可明白麼？近日你家莊上，出了何事，你主人的病，就因此事而起。是與不是，快去快去，莫再誤事。這個地方，非談心的所在，到了裏面，你們便知我來歷了。」眾人見了他如此說法，明明指著白馬寺之事，當時只得說道：「且請天差稍待一刻，我進去通報一聲，看是如何。」說著那人走了進去，稍停一回出來，向著陶乾道：「我主人問你是何處衙門的天差？」陶乾道：「俺乃巡撫衙門的狄大人那裏前來，還不知道麼？」那人聽了此言，遂說道：「既然是巡撫衙門，我主人現在廳前，就此請見吧。」陶乾當即跟他進去，穿過了幾處院落，來至廳前。只見一個五六□歲的中年老者，站在廳前，見那陶乾來，趕著說道：「天差光降，老朽適抱微恙，未克遠迎，且請坐奉茶。」陶乾當時說道：「小人奉命前來，聞得尊處現有意外之事，且請說明，敝上或可代為理恤。但不知員外是何名號？」王員外道：「老朽姓王名毓書，曾舉進士，只因鈍朽無能，家中有些薄產，可以度日，因此不願為官，居於是鄉。然村莊田戶，見老朽有些薄產，妄為稱謂，此莊喚王家莊，遂稱老朽為員外，其實萬不敢當。但狄大人雷厲風行，居一官清正，實是令人欽慕。此時天差前來，有何見教？」陶乾見他不肯說出真情，乃道：「當今朝廷大臣，半皆張武兩黨，狄大人剷除奸佞，日前已將兩人懲辦。小人前來，正為白馬寺之事，何故員外見外，尚不言明？豈不有負來意！」王毓書聽了此事，不禁流下淚來，忙道：「非是老朽隱瞞，只因此事關著朝廷統制，若是走漏風聲，性命難保。目下哪一個不是奸黨的爪牙，獨恐冒充前來，探聽虛實，以致未敢直言。其實老朽這冤枉，無處伸訴的了。」說罷流淚不止。

陶乾道：「員外且莫悲傷，這其中細情，俺俱已知悉，幸而令媳此時並未受污。」當時將馬榮喬太，昨夜去訪的話，說了一遍，然後道：「大人命我來此授意員外，請員外如此這般，大人定將此事辦明，所有沉重，皆在大人身上。外面耳目眾多，實是要緊，千萬勿誤。小人不能在此久待，回衙還有別的差遣。」說畢，起身告辭而去。王毓書聽畢，心下萬分感激，雖然猶豫不決，不敢就行，復又想了一會道：「我家不幸出了此事，難得狄公為我出力，若再畏首畏尾，豈不是自取其辱麼？」當時千恩萬謝，將陶乾送出大門之外，依議辦事。

且說陶乾回轉城中，稟見狄公，各人在轅門伺候。到了下半年，忽然堂上人聲鼎沸，有許多鄉人，擁在大堂之上，狂喊伸冤，一個中年老者，執著一個鼓槌，在堂上亂敲不已。當時文武巡捕，不知為何事，趕緊出來問道：「你這老人家有何冤抑事，為何帶這許多人前來喊冤？明日堂期，可以呈遞控狀，此時誰人代你回稟？」那老者聽了此言，抓著鼓槌，向巡捕拚命說：「來擊鼓鳴冤，說是白馬寺僧人，將他媳婦騙入寺內，現在死活存亡，全未知悉，特來請大人伸冤。」狄公道：「白馬寺乃懷義住持，是武后常臨之地，豈得有此不法之事！他的犯詞何在？」巡捕道：「小人向他索取，他說請大人升堂，方才呈遞。不然就要轟進來了。」狄公假意怒道：「天下哪有這樣事件？若果沒有此事，本院定將這乾人從重處治，若是懷義果真不法，本院也不怕他是敕賜僧人，也要依律問罪。既這原告如此，且傳大堂伺候。」巡捕領命出來，招呼了一聲，早見許多書差皂役，由外進來，在堂上兩旁侍立。頃刻之間，暖閣門開，威武一聲，狄公升堂公座，值日差在旁伺候。狄公問道：「且將擊鼓人傳來。」下面聽了這句言語，如海潮相似，異口同聲，八九□人，一齊跪下，口稱大人伸冤。為首一個老者，穿著進士的冠帶，在案下跪下，身邊取出呈子；兩手遞上。狄公展開看了一遍，與馬榮回來說那山門的和尚所說的話無異，然後問道：「汝叫王毓書麼？」老者道：「進士正是王毓書。」狄公道：「你呈上所控之人，可是實事麼？懷義乃當今敕賜的住持，他既是修行之人，又是武后所封，豈不知天理國法？何故假

傳聖旨，到汝家化緣，勒令你出五千兩銀子？又命你合家入廟燒香，將你媳婦騙入在裏面，此是罪不容誅之事，若控不實，那個反坐的罪名，可是不輕。汝且從實供來。」

王毓書聽了此言，說道：「進士若有一句虛言。情甘加等問罪。只求大人不畏權勢，此事定可明白。」說罷放聲大哭。不知狄公如何發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